



副墨七卷

庭中集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墓誌
銘

蕪湖縣城碑記

明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軍器司署員外
郎事主事江公暨安人鄭氏合葬墓
碑

里語

太宰篇

酒星亭記

郡太守蕭公五十壽序

耆園徵會記

歙縣題名碑記

送郡太守蕭公入覲序

寶應縣學田記

平陽爲壽序

徐汀州政績碑

江漸江先生傳

海寧陳處士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谿上草堂記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墓誌銘

上二年夏六月晦廣陵陳侍郎卒于家撫臣以

聞下卹典如令甲三年冬十二月賜葬西關端

平橋之陽嗣子河南府推官大科先謁王司寇

爲狀許贊善爲表矣蓋司寇爲公門人而公子

則又贊善門人也往贊善語道昆志非司馬不

可及道昆得請歸省一切避徵辭而公子復介

吳叔原皇皇然惟懼弗得乃述公所自著事畧

系其後凡數千百言道昆故多陳公爲人自昔

幸從公事完同籍乃今先之以養善申之以吳
生即有成言何敢終避遂授事畧而爲之志蓋
庶幾足徵云志曰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
公堯字敬甫其先通州人生有貴徵鄉先生邵
叅政棠則自警革奇之矣始在外傳日謂予言
鄴而舉里塾申就州試高通州鵬得公喜徵公
郡齊脞僂授公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高入
語梱內梱內遣蒼頭召見之蒼頭辟咩語公入
見夫人第叩頭謝公艷然怒叱蒼頭高聞而愈

益壯公此其器不小頃之督學使者行縣覆試
公大奇之會臚列列邑諸生方以次進使者置
公坐側則以首卷授公既而目公問何如公不
對使者蹶然笑曰此不足汝邪退語人曰孺子
難下人僅補增廣踰年而後應食嘉靖改元壬
午公舉于鄉十四年舉進士部尚書試世廟議
公宣言曰尊親宜莫如循禮宗祧之謂何夫以
世則

獻宗得齒

孝宗其昭穆同也異日者祗

孝宗則以

獻宗祔比歲大祫則並出主祫之於禮得矣部尚書當公議卒莫敢持始爲郎則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至審擇便利人至今法之已亥轉虞衡司負外郎尋進營膳司郎中會

世宗治行宮鞏華城公與同舍郎爲植公力言徵尚不便第罷勿徵同舍不以爲然徵如故此卒事公視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高玄

殿之役故事諸內豎徒屬悉竄將作籍中公暴入操籍而名比及期按籍而稽故事內府徵材用部議率以三之一削之公笑曰此愈創則彼愈騰此直爲彼徂也公獨操心計通有無用輒鳩工不豫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十萬緡比論功公獨避舍不入於是諸同舍皆擢去公僅得賜金壬寅出守台州居五載治行爲東省第一部使者四上之會貴公子奪羨人田公不覆貸遂中公蜚語量移南安公治南安如治台州得

民愈甚。暮月而郡大治。事在循吏傳中。成中轉長蘆都轉運使。居五載。人人爲公望之。公笑曰。使中大夫轉運。佐國家之急。何望也。故夫學萬公。自南都過公。公署公署一新。太宰喜曰。今有司幸以遽廬視官舍。而以磐石視私家。君不其然賢矣。賢矣。尋轉廣西叅政。蓋出太宰云。又三年。轉貴州按察使。時方程材木取丹砂使者相望于道。公獨持議。毋罷荒服。以稱上心。丁巳。以平寇功。賜金幣。戊午。轉雲南右布政使。仍遷廣

西左布政使。公以輿路遠。而法弛務張之諸宗室。必待報而後食。祥毋先期。諸達目必籍長子。而後支糧。毋闕出。先是公爲按察。宣慰使安萬銓遣撫州人王天爵貨御史於家。御史伴怒。萬銓下天爵吏。竟屬公釋。天爵公寢不行。於是列萬銓罪狀。請治之。公獨爲之持平。無所問。及公在粵。而按粵者爲故御史鄉人。於其行。故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輒笞司吏。以嘗公公笑曰。御史磯我邪。乃公直吞雲夢。八九耳。御史終不得公

際乃罷公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巡撫袁州尋敗公嘆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居藩臬部使者將不利比受疆事執政不見知然卒無柰我何命也六番招討二子爭立其黨各操兵公檄長子楊承舉襲父官散其黨鄉民以白蓮教上變境內禱張公建首事者繩之散其黨雲南土舍鳳繼祖叛亡入建昌彼中購之千金詔捕之蜀公言滇阻水終不能加蜀兵藉令兵自蜀

興是蜀賈滇禍也卒按不發繼祖歸蜀吏多舞文幸火解宇滅其籍公廉得奸狀皆伏誅癸亥轉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工部兼憲職總理河道比歲水溢奏蠲江北椿草河夫逋賦三萬緡會黃河由溜溝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萬計者二方議興工適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後淤沖下百二十里大害漕公遣小艇得古廟碑乃陽湖遂引漕舟悉由胡陵城入即河塞漕如期公已改刑部右侍郎既代輒疏引疾不許

已復轉左侍郎遞進者三始得請先是以三品
最贈祖純德父尚忠皆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徐淑人封母邵太
淑人內子朱淑人家孫遇以任子入監嗟乎公
拓落守官恒歲久不調卒之都列卿倫上典終
不以其故淹公人言公不取苟容其操心則長
者也出守婦視諸令無勃谿遇羣吏嚴吏人人
因比歲至纍纍然皆得以無罪行倉掾爲市猾
所留公衆遣去皆得再命當在與御史故嚙公

陸川冷康建勳衍金三項御御史清
百金卷之公庭歸建勳建勳復有
計曰和尙惡誦韻未也我建勳天
史臺亦終不關御史猶在肩
以補益其政所書羅母尼
賢矣春首望不數惟世春
漸德而康肅則受賅或
爾者羅使建勳及爲賢
點置之必與其殺河也

讓蓋公少與高陵邑先生...
庚子年...
戒材而刑...
督學儀封...
嘗疏請脩...
祀會...
失跬步...
翁亭...
因號醒翁...
嘗就理...
中築紫...
且將...

表計後八年始家食乃復葺之公曰涉園誓將
從此老矣公子又言公自當室臨祭未嘗不哀
始入官太淑人幸無恙自省之郡必奉太淑人
行旣而太淑人春秋高輒留內子代養公出入
西南垂二十載終不以家從及太淑人季年輒
力引疾歸養歸七年而太淑人歿公以自首盡
哀遇同母弟二人不啻手足公始有產秦何令
仲季獨出輒割居室二區負郭之田數百畝則
以太淑人命予仲季汝兄有子而妻公養之終

身從弟元貧給母錢糊其日然隣有急數屨履
之厚報邵叅政公後人久而弗勑歸林十載所
部遞疏於朝天不愆遺公已矣疾既革妻孫語
家人曰余藐焉孤不自意得至此乃舍飾車廬
下幸得保身名完猶及見仲以子大壯封負外
郎大壯官二千石季舉經術又吾兒也河南非
先世寵靈宜不及此第語二子勉矣母貧國家
吾年七十有三瞑可也瞑可也公舉未夫子六
即河南女一人字郡諸生曹昌順河南浚室凌

氏舉孫子三人孫女二人長孫即遇次述次述
其婚嫁皆世家狀備矣銘曰琴而細行擇地而
趨博聞多蓄公則具區巋而山立砥礪廉隅如
山藏疾公則岱與曳踵難進縮縮徐徐積誠無
缺公則璠璣三旌九鼎云朝不居繩繩子姓公
則前驅大海爲隍長淮爲濬若若之華爲公名
木

蕪湖縣城碑記

高皇帝都金陵列都邑數百數乃若據上游張
左輔室莫如蕪湖即古所稱百二之區其地利
不啻也時方墮棟龍戩興海國水患連年
附郡者不城蓋有待耳蕪湖既北淮濱
化居者之所始建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賦最天下承平既久露積日殷嘉靖中烏夷大
入剽越盡城守府部將有募建湖城
冠五葉而蕪湖海郡會義者以用

參軍龍復添果我歲邑業至其時
民持議如前又復添果即其空復
八百有奇事聞日入日龍日頭嘉許中島美大
上詰在事者狀讓提督操法御其
副使罷之建書者請城蕪湖軍所
宋公以巡撫至何公以操江直置
按至孳孳務緝

上南顧憂既而馮使君奉日幾日欲辭上滋疑
簡命飭兵至旬朝會遂行縣召三老豪徐書原

宜宋公由就衙部缺陳之述其議添募數
吏丈城趾千九百者奇費也萬母論由謝和
何其奪商業廢民差近議聚縣署為城保
嬰城守藏足矣蓋權權丈迤其費者亦矣
衛民如之猶其乘民居而食者將矣也
寬臣儀重臣希顏謹陳兵備調復臣謹
涇錢幸和地則南資須滿而應居者若
橫街西舊居室完美者百來其本宋
北則其家相也其費民者其地也

丈厲城奔肆匪勇然實則... 逃之... 遂宅矣美畫地... 城門者... 取給府庫百金... 上可之乃檄郡... 爲植縣丞張與... 之耆民程繼經... 月朔首事迄五... 樹屏翰擁釜湯... 不勞而功多不...

而事遂成殆亦... 幸得操宋議贊... 矣馮使君紹介... 習疆事傾歲南... 城而報是數敵... 難與慮始即一... 有河革無汲益... 不測安斯卷博... 失之矣豈直賄...

米即其材且視避者而相賢進之
初歐若畫登此其於事後實非中材
能乃若說使徒勞事米功浩則又其主
奉駿惠不憚三嬰北遷蓋將獲勝改
逐遠東無潮濤五鼓而府其資悉用
其饒何論鄴在諸邑乃今堯華為固
由是而
不逞銷珠萌百世之利也建殺也承之君
之氓編藉之天時焉不德護之地利為無
之訟整然消渡酌定章功為不願語曰
城當事者是已載放春秋之城列邑固不
楚叔敖城沂君子以為敏子囊城郢君子以為
忠顧叔敖三月而成子囊猶有待於後嗣勿用
殊矣乃若決疑謀與曠事不再計而定不旬月
而成則忠且敏者之為其功土上不侔方尺
之籍具在法得書至如郡倅龍宗武刻
倪湯劉汝桂皆先後與有勞併勒之石

明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事主
事江公暨安人鄭氏合葬墓碑

今天子紀元癸酉日在玄枵貴州左布政使江
珍奉其父贈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署員外
郎事主事母安人之殯合葬瑤田新阡明年春
珍遺書不佞則以里俗溺堪輿龜筮避忌紛紛
即間右高門率累世不葬考終嘉靖己酉妣先
考三十三年妣舉兄琇珮瓊若珍四人繼妣張
舉二弟瑄璐九六子乃今爲孫者十有七爲曾

孫者十有九玄孫三中外食指百矣珍數更十
其後乃得瑤田會伯兄力養之舉室議合遂諫
日櫛墓徵志不違幸大事終願吾子碑而銘之
矣不佞唯唯江爲齊梁苗裔故姓蕭唐廣明中
故丞相邁子楨渡江避地始易江氏家篁墩楨
葬溪南中子鄭任居守凡諸江著郡邑者率祖
溪南及處士浩娶于吳舉駕部公爲仲子公字
大用名才生三年處士卒而鄭氏姑女駕部是
爲安人初駕部逆安人歸獨母在駕部從兄仁
習里中賈安人婉婉奉姑驩退而辟纒終夜不
輟姑戒安人勿亟安人謹謝姑自是篝燈績如
常姑弗覺也近屬爭立後訟二十年及太守彭
公嘗駕部後駕部弗欲歸而謀諸安人安人請
捐之衆以息爭因後人而爲利非夫也太守善
駕部衆乃平駕部從兄客錢塘服下賈復不利
仰天嘆曰丈夫賈則賈耳固當擇地逐時罔不
在大寧能規規然折薪而爨數米而炊乎遂辭
其兄比賈齊梁宋業日起歸而治菑笑錢塘

駕部既饒安人纖儉如故獨置產輒溢價母嗟
貨者心歲儉輒減田租母乘歲爲厲門內親有
急必抵安人人言非直駕部外賈良即安人內
助良矣中官畢真出鎮浙牛羊用人駕部陰屬
二子徒業廣陵母及於難及駕部歸歎同特諸
賈往往坐株連駕部察叔季才程督二子就業
吾先世夷編戶久矣非儒術無以亢吾宗孺子
勉之母效賈監子爲也比在外傳供具悉出安
人安人暴終不瞑叔年十四捐棺擗踊而號誓

必以叔季當母心安人暝矣其年丙子春秋僅
四十三頃之二子並受博士詩士譽籍甚瓊卒
以病廢去而脩古爲名家歲甲辰珍舉進士受
高安令稱最召入南宮爲郎駕部猶及親見之
卒年七十五喪畢珍乞補南京戊午上程書始
得贈父母如令甲往聞鄉大夫狀駕部而不佞
亦嘗狀安人其質行往往可書狀具矣夫以駕
部安人爲父母得叔季而子之得全全昌猶之
耕耨蓄畬耳所不足者豈顯榮福澤乎哉顧安

人不假年駕部不違命叔脩而不試季武而不
終稼什而稽二三則堊田在取盈于後可也不
佞既勒之石復系之銘銘曰

相門帝胄棲南土繫姓于江都鼻祖丘木林林
江之濟支分郡邑滋蕃庶

高皇首善恢三輔聲教洋洋百年所藐孤襁褓
當環堵夫梁婦孟同攻苦千金胼胝歸良賈翻
然引身違罪呂授經二子傾章甫母氏括捲中
道阻矢心不暝如衛楚所不服膺夷廝豎稱詩

叔氏嫺齊魯季子蜚聲躋天府百里高安歌且
儻三禮典司相屬武天遺耆老終難怙九原被
命延簪組方伯駁駁西南部有懷不寐封堂斧
璫田一杯如覆金背壬向丙剛以臚神謀允協
人無迂居然偕老成千古子孫緝緝陳雕俎於
萬斯年享純嘏

里語

余在朝禮幸同郡諸太史與俱太子贊善許維
楨於二三君子爲長贊善折節余甚而二三君
子亦各以齒長余每休沐遞相與游若在闕里
鄉黨及余奉詔歸省贊善執余手語曰司馬年
五十而達二親僂僂乎歸矣國倍親久迄今大
事未終明年五十駸駸且至藉第令得請請同
事歸當事者則以贊善不可一日去
上請戒勿請余還縣江方伯民環方中悉定之

在焉汪開府廷德程監司汝見並居廬最大司
徒漢實程京兆汝懋並省封樹會程德良請二
千石歸自漢陽余日從諸大夫游冠蓋相望於
郊野都使至贊善遺書謂余公等鄉射新筵不
期而集者累月此中與國共朝夕者唯一御史
君里門如春都門如秋司馬其何以安國余謝
使者因禱告諸大夫方伯曰嘻贊善居廬廟而
慕江湖不忘本矣中丞曰固也夫人相與莫逆
貴在同心即有不同肝膽猶之楚越惡論象寡
爲哉臣億兆而億兆心衆亦寡矣十人而一心
寡亦衆矣吾鄉山水峭激其人負俗矜名乃今
縉紳大夫無慮以什數而浮沉潛見不必皆同
要以操直道而徇公家則十人而一耳贊善起
家良史故嘗事

上東宮今

上親儒臣贊善日在講幄由今嚮用師保將焉
避之吾黨日望其著名實于春秋愛莫爲助乃
其心無日不在吾黨逝將翩翩而興之隣魯多

君子以宓子名沛多功臣齊侯首舉贊善居都門則內重居里門則外重內重而外無重外重則內輕贊善第安之耳漢陽曰昔之論世者三皇之時如春三王之時如秋春之爲言蠢也秋之爲言孳也夏后殷周之盛禮樂明備天地爲昭視彼睢睢盱盱不啻縣寓尚論者則以野鹿勝騶虞標枝勝櫟楫雖有虞氏不及秦氏又何有于三王故饜六和者思太羹適五齊者思玄酒後世禮失而求之野率用此與儒臣挾筴入

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昔三公四輔由此其選不亦良顯乎哉乃若筆門圭竇而居蔬食菜羹而友班荆而語連臂而游非有冠冕佩玉之榮天祿石渠之鉅麗也贊善顧欲去彼取此何居都人士名行斤斤率相砥礪寧擇地而履無寧蹈不義以犯鄉評其相與游居不廢廉隅言不廢繩墨即和衷交做又何讓焉時而樂羣相顧胥化由是舉其脩之家者效之天子之庭猶之春作秋成馨香可薦熙熙有衆咸在春臺母問

里門矣余作而言曰善乎諸大夫之君得養善者什七八余習養善且久庶幾獲其心乎養善之嚮往故鄉非欲衆車徒匿長老佗稽古之力榮晝日之觀而已往聞養善誦父母微時事未嘗不踟躕咨嗟其言曰先府君賈東吳資斧且盡獨念王父母未歸土輒棄賈垂橐而歸當是時先府君年未艾也國今艾矣顧終倍父母地下情事未伸以不得則國不難於先府君以無財則近侍不涼於賈有子如此即三旌九錫何

有焉嗟乎進則遺親退則後君養善之所爲不自得者若此故其由都門而望里門皇皇然如慕非其情之必至者與舜之登庸五十而慕周公以達孝顯卒之輔少主而致太平兩者皆古大聖人臣子之能事畢矣法天下而傳後世至今誦之不衰直將以萬世爲春秋視冥靈大椿猶旦暮耳有虞不可及矣今之周公事在師保吾黨方延歧望之大司徒聞之喜曰諸大夫知養善深宜莫如司馬君莫且老以周公留齊人

方望贊善以周公而贊善之年不及君莫遠甚
得時則駕何以家爲不佞行且出里門而入眷
門請紹介諸大夫之言從二三太史若御史君
奉卮酒爲贊善壽

太宰篇

子虛以道古而親不佞雅從太宰潘公游是歲
子虛困有司則抵不佞古今猶燕越也奚適而
后宜不佞曾無異于越雞又安能伏鷓鴣卵於是
南游而謁太宰請示嚮方太宰曰嘻子以五里
鳴則丘里之士爭下子矣

高皇帝建首善自咸均始寧詎無四海九州之
士乎哉第去州里游咸均宜多益者客言
今天子建學務典學方興秩節脩禮儀都人士

嗚呼環橋門望華久矣子虛利在觀國奚俟
而南爲不佞習知子虛直將負俗而友于古藉
令士不備於鄉國惡論天下士哉四載氏之
高皇帝都金陵新都乃在南輔乃今四海九州
之士則東南爲斌斌由鄉國天下而與古爲徒
太宰之笑子虛者善矣於是子虛奔命太宰先
期而就不佞謁行邊言曰

高皇帝倣周官建六卿先太宰于時不復置相
獨太宰長百官而紀綱之其後簡文學侍從之
臣直承明備顧問久之則居中央事國秉歸焉
顧諸臣由文學起家非歷九載不調蓋其慎也
世宗操下原獨嚮文學而任儒臣片言得當
上心往往躡九等躋三事即太宰猶將總已承
聽何論百官自是儒臣之嚮用益專而執政之
事權益重矣太宰之舉上第也在嘉靖中當是
時春秋二十有五諸太史循資躡進則上第居
先太宰陸沉三十年猶然守大宗伯諸同籍遞
登執政業已三四公卒之以議禮不阿請老東

越

今天子踐阼則以求舊召用之太宰體貌尊即居內務以身下執政留都僅仍

高皇帝之舊於庶司無寵靈縱太宰委蛇自如終不以其故怏怏資適逢世太宰卒何負邪不佞灑然曰善乎太宰之筴子虛本諸身教彰彰矣彼以論思而事人主跬步不出國門驟而與之慮四方或將不達留都則東南一都會也乃今民物莫盛於東南太宰總庶司部署民物焉

近異日在事不膏燭照而數計之即一見賢於百聞矧明見數千里外宜無不察矣且也世之趣利者兢疾足於咫尺間夙夜皇皇不俟終日抑或耕不問穫菑不求畲循墻而趨獨持久以俟其定其始也日計者工歲計者拙卒之則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王道無近功言殊度也故執政而理天下易周知而慮天下難慮天下非難容天下爲難藉令休休有容豈以天下爲度即其身之疾徐甘苦曾不入於其心此其人殆哉

無所不容即子孫黎民何所不利譬諸草木春而華秋而實蓁蓁然族也若蟠桃若大椿三千歲而華三千歲而實八千歲而春八千歲而秋此難與較蚤莫矣譬諸川澤時而盈時而涸涸滔然族也若彼瀛海百川歸之而不加盈尾閭泄之而不加涸此難與絜廣狹矣明明在上直將以太宰爲蟠桃爲大椿爲瀛海類族然乎哉子虛咄咄喜曰余小子有胃無心猶知太宰具天下之度太宰徃徃急司馬則司馬知太宰乎

歲七月太宰始者顧司馬爲太宰壽嗟乎不佞方巖棲川游所知者不越乎草木川澤而已太宰恢然與懸寓同度庶幾無所不容由是而發之事功饗之福澤徵之壽考舉非不佞所敢知不佞又惡足以知太宰吾子以學詩著古之教胄子者莫善於歌不佞聞之鎬京辟雍成周之所以基洛也太宰故爲大司成矣宜歌有聲仲山甫式百辟而發四方肅王命也吉甫作誦式迨其歸宜歌烝民之亂古者封泰山禱梁父然

後升中乃今兩都遷遷亦猶是也宜歌南山有
臺歌三終太宰必有合也子虛敬諾

酒星亭記

陳丈人恂恂居新都嶺深負負既醉輒仰天問
曰斗牛之域獨當文明其人斌斌宜必有應列
星者若有守者宜何星也其後丈人力脩古不
十有司即藜藿不饜津津然有味乎墳典都人
士則以丈人抱處士之義宜應少微

今上初壽星見南紀天官氏以爲萬壽徵也其
在草莽黃髮當之丈人方秉高尚享高年宜應
南極縣大夫鄉射東序壹以賓禮禮丈人丈人

登大臺而象太丘都人士特睹其一隅耳昔太丘非直譽鄉曲也且二子良乃今伯子篤克丈人家仲子筌後瑞州駸駸由孝廉起後先相望則其氏同譽同子姓同皆德星也會丈人考仲子之室縣大夫特書棹楔命曰德星丈人避席曰嗟乎士不得志而山林士之必至者也吾道窮而稅駕寧詎習智隱而爲名高乎且吾由少賤故歷年多家故貧故諸子不失逢掖有守且不敢辱都人士其將謂縣大夫何獨生平慕叔

夜嗣宗伯倫爲人而嚮淵明太白尤甚比日卒業輒自引蒲而醉二三醉則登城周游躊躇四顧游旣倦僊僊乎歸左正則右丘明太史在前陳思爲客怠則屏賓旅臥游諸名山大川顧今季年豪舉不逮盛壯諸子舍供具當暑則日飲三升自涼及暄日益者三之一足吾事矣吾其爲酒星乎仲子則以丈人春秋高終不以其故廢飲即市居湫隘如之何不杖而游乃下地城南爲亭文溪之上居於是飲於是庶幾無日太

勞夫人曰嘻善乎孺子之息我游我也海陽猶
陸海耳其南則員嶠方壺吾亭東望城陽五十
里而近雲冉冉起吾方從負薪沽酒者游北望
黃山吾從列仙而餐沆瀣西望白嶽瞠乎見雲
中君子壽宮南隱玉几可當據梧神遊華胥氏
之國吾樂矣吾樂矣卜既吉將誓工師天游子
過之恍然若將自失仲子請曰筌幸得事夫子
而夫子雅善家夫人筌藉寵靈不自意獲布一
席之地僅容膝下夫子恍然若將自失何居天

游子曰吾故高陽酒徒佐公孫朝而傲子產久
之不恤酒過身與名俱病焉吾大父司馬公行
年八十以上旬日而盡八斗終未嘗以酒名家
司馬少夫人者七年日飲足當夫人而減大父
之半每吾兄弟侍夕輒益一升酒盡猶程督關
人陶然就寢倘自犬幸其嬰鑠與夫人鈞旋思
故吾卒歸於亂尚安事酒且家司馬語吾兄弟
願得一隩區以奉餘年吾方求之亡狗有之鄉
芒乎未之得也吾與子通家三世矣其世類無

有差池顧子未得志而能悅親吾得之而不可
爲悅吾將甚慙於子惡在其不自失哉丈夫聞
之曰噫長公過矣當長公之少也猶吾之少也
少故不羈司馬公旣老而彊猶吾之老也老故
不亂奚不吾若也往吾就仲舍仲抱凡進曰凡
出良工願大人馮之觴者萬吾笑曰孺子忘疇
昔矣昔居陋巷家徒四壁立無几筵會歲除父
子環敝度而飲皆盡驩乃今苟可以驩何取授
几故作不若止有名不若無名又奚不吾若也
仲子咕咕喜曰昔之夜有星當衡而殷南斗其
光燭天家丈人謂質明宜有異人來第援北斗
酌酒漿相與沈飲亭上其人則夫子也願徼惠
下執事其何以照臨吾亭於是天游子爲之記

郡太守蕭公五十壽序

上以明詔詔天官程督吏治凡遇以侯爵茲
願與良二千石共之蓋自有釋致恭漢李月此
卒致刑錯乃今主唐虞而天岳於視漢
不佞道冕昔嘗從郡事竊以國政列
必沿時俗襲地宜大郡察民患
可以利境內故吳患賦專患其
齊梁應騷驛邊郡患庸良吏部
較也新郡故巖郡輔蒼京兆

弭矣其候丸黍擬禘養者宜耶采雖其
無患顧建齒羣聚則易爭爭則務寂羣其
加故其民患訟訟者既取必於權亦不能不
有司有司悉聰明以聽之且不暇給重以
干法沮撓百端直則矣人不直則失也兩
患訟滋甚計將老羣力而平之於是訟者
率累歲不一決農賈舍業蓋藏居積舉空
歲不惡而饑兵不試而憎賦不歛而急役
而罷者也所守或非敏者其患終無已夫

天子加惠新都予良二千石蕭公來守吾郡則
起法家蓋未及下車境內業已習俗無害兩造
既具公率以片言折其衷然孳孳務寬乎屏深
詆始而對簿者日數十上輒數十決之頃則日
三五上輒三五決之獄既成無不人人心服
者懼將在辟違恤其家即閭里亦咸危之度且
不保公卒從末戒往往得保其家完於老民有
違言交相戒也其衷者作色照君侯存實如我
術游者惴惴改圖毋恩若侯且得罪而

若素身而受命於衝諸權刃寢謀路東年幾至
至久之則對案高坐庭中虛無太鄙使君噴爽
陵入新都由由然喜往昔治共郡獄則新齊王
倍宛陵乃今賴守得人宛陵視新都倍矣公居
郡未及再臘其治烝烝藉今久任之議不渝郡
無患矣歲十月乙酉是爲公生之辰以星紀計
之則行年五十始也顧顛毛未艾望者謂公始
疆夫養民養生道通爲一昔番帝得治天下于
牧馬文惠君得養生於解牛故爲治不在多言
去其害馬者而已以無厚入有間不亦恢恢乎
哉由吾郡而觀其害馬者莫若訟此之爲族利
在譟無解之公以養生者養民故吾郡爲壽域
公以養民者自養故其未艾爲壽徵觸類而通
道而已且也古之男教始于能言由幼弱壯
彊無非事者比及彊仕奚事而不宜然必五十
而後命爲大夫非服習不從政蓋其慎也公望
疆而令東越望艾而守新都則其權利害察堅
瑕無不服習故臨事而神益王迄今未見二毛

猶孰道之赴輕車腐肉之齒利劍無所勞矣往者皇皇夙夜獄訟益繁以形用也公不易民而治之卒使無訟以神用也嘗聞莊生語道率有味乎其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則公之裋身者其真也治郡者其緒也出其土苴猶可陶鑄三代之英乃若五十之年一郡之理則其推轂發劓始耳公當入計且戒塗鄉大夫數十餘曹聚族而爲公壽諸父老於是乎觀禮且將致祝於麥丘鄉大夫帳具北斗之庭奏崧高之雅公旣命爵酌者陳不佞之辭諸父老聞而旅進曰鄙人何知徒饗其利者爲有德訟獄者朝食而之君侯所旣罷歸而腹果然莫不仰天而呼願君侯千歲無論都鄙卽鄉遂里巷相聞夫羣吁則雨羣嘯則風何以感之感以衆也乃今齊民之祝不亦衆乎天之從民疾於風雨盖天以君侯而賚吾郡則必以吾郡而荅君侯吾儕小人其爲壽久矣天聽自我民聽又何藉於脩辭吾聞古有老更博

史必書其合語禮失而求之野其在斯乎於是屬酌者並陳之脩爵無筭

着園徵會記

今少主訪落而興太平鄉大夫濟濟在事諸君舊被推轂者猶得釋疆場而弛負擔四年春不佞在告中丞若方伯家食監司居廬會司徒文兆過里門刺史謝漢陽後至乃就酒西爲盡鄉曲驩既司徒京兆之兩都善黨者後日南至中丞始着時方有事苑裘爲園上丞倭覓密命田着園中丞先期哲問以賀者其言因太夫不在是歲爲夫畫之期全

臣受戒太夫人未稱賀余亦猶在予全陳
以羞賀客勤太夫人閹人惟命不佞既聞是言
也則面謁中丞河西既盟惟是三五兒躬者亦
璋溪也上膏園訖事且於是華落之平遂竟矣
之辰與行會即不得請過旬且閉關無亦慶者
盟曠歲事異日者聞之司徒東兆其將謂此東
兄弟何抑吾黨有成言毋視他客於是遺書
伯監司刺史會如期方伯宣言何珍欄是時
會者必有言諸君子於此言矣監司曰諾大官
學詩者也請稱詩陳之衡門隱者之所爲作也
周道非矣安能作有虞氏而賡喜起哉隱者去
便羨就棲遲彼一時也

今上達聰明目惟遺佚爲耽耽頃當卿士言行
且授中丞事矣乃今五畝侈于衡門璋溪可以
當必資適逢世固非其時元老壯猷方叔所以
佐中興也中丞六十之年始至旅力方剛其由
此而謀國家爛焉與顯光爭烈無用耆園矣刺
史曰金學易在貴之家入外止而內文明丘園

之賁也。要以終吉。曾何病於淺明而動則豐
宜照天下其用殊矣。故動則天下止。則丘園其
變不居。惟其時也。耆園何病邪。不佞幸以禮起
家。何知禮意。嘗聞孔子問禮於老氏。竊有異乎
其言。聖人無譽于人。顧獨歸之龍德。其曰禮者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孔子奚取焉。夫禮承天
道而治人情。老氏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孔子以
儉爲禮之本。禮失而求之野人。嗇也。至治之極
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羨其服。

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老氏之
所以治民事天。黃虞以來。率用此矣。降及中古
曾不聞以嗇名。蓋後進君子始名之。則周之季
也不佞從中丞監司。刺史同及孫文恪公之門
公喬中丞相人者。江生適公所。江注譽中丞不
容口公頷之。且曰吾固知方叔子羞蔡澤不爲
吾將卜其年耳。江生曰叔子神內王由不輕用
故不彰吾惡得而相之也。之人也可五六十可
六七十可耄可耋。可期順年何可耄也。公愕然。

曰方五六十之去期願駭遠矣有說予對曰夫
人之用神猶委吏之發廩也粟支十歲賴所用
之用之舒則十歲而有餘用之數則旬月而不
足故用以坻京可盡圭撮累以圭撮可恃坻京
以神用者亦猶是也公笑曰鄭咸將逃壺子且
期願矣往不佞數稱方仲子于方伯是釋筭可
當中權方伯曰固然君未窮季方耳仲子善用
才故才著叔子不輕用故才全叔殆難爲兄矣
司徒京兆居藩臬嘗與中丞同官則相告曰吾

觀中丞而益知吾之佻也中丞口不失片言足
不失跬步飲不卜夜食不品嘗即飲食言動皆
有常無論鉅者其不佻如此始中丞在外傳好
讀古書即治博士家言喁喁道古及對公車令
名動京師時方以作者屬中丞中丞優爲之矣
中年乃屏文事置勿談且曰此壯夫不爲吾甚
辱安事此夫人各有好至好則無以尙之中丞
嫻於文辭好之至也雖有至好終不以其故而
做精神他可知已然則善用耆者宜莫如中丞

是耶深根固蒂之道也譬之於月以神用者
也以形用者魄也中丞之少也其拙乎中丞則
弦矣由今以往則望矣此不輕用之效文格公
早見之江生之言驗矣非惟養生焉然也中丞
始出居州夫人莫程其力無所用力也既歷藩
臬夫人莫程其功無所用功也填撫海隅失入
莫程其度無所用度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中
丞得之矣當世民用日侈往往窮數澤以備遊
觀中丞爲園直臨川一亭環堵一室耳時而玩

易時而誦詩若將終身以忘世此之爲不用之
用固將藏其用以待時此之爲有國之母也是
道也黃帝先之矣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
長生夫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
直以治天下其道一也老氏得之黃帝故孔子
師之中丞知其所由來矣於是相與班荆酒至
起爲壽

歙縣題名碑記

明無如世宗

不佞道昆起家職方氏頃年佐邦政辨興圖
掌而論古今猶覆奕也儒者誦法三五直以
翟擯秦秦倍古昔蔑先王擯之誠是也及秦
縣天下而後世迄今因之藉令三五代與
能反古無亦世以污隆異道道以升降異
而宜之道一而已先王之制備于成周九
二十五子百男其地夷於列邑總之示
十五國周官可攷而知

百五十四卷而丁

高皇帝疆理域東凡千一百五縣由秦而下大較相同建其長者令乎立其兩陳其殷即不爲尉之屬也或以封或更置莫非時宜且述遷考成今猶古也黜陟慶讓今猶古也如必五善而後可爲治猶之必鸞刀而後可以解災事矣夫世及爲禮不必皆良一或世濟無良疾安得息肩所也乃今吏之更置代如四時無間不夷無僭不肅運而不積成功不居利在民與積而封時而置利害有差其利也封則無改世守

置則可極人臣其不利也封則逆節累著乎秋置則脫身而逝利在官矣由今視昔郡縣何可廢哉歎故名州今以巖邑當南輔其地瘠云百里而羨視于男過之其民出糊口者徧四方即食土之毛無慮萬萬指其業詩書禮樂備業者什二而大半以賣代耕習心計其俗多武健自負難下人甚則行縣者幸自爲上腴操學與廉廉非用張淨飲顯獲止爲業兼以康郡帶秦漢秦樞若九者其氣靈而且其及也

著殘難爲懸拔主難奪往爲懸釋凡懸故未
題獵有老自難靖始無節而存難盡成中而
至今語然一人其門言報昔幸日論上懸懸
先帝六年姚大夫奉檄至營以指其命冬五
今上與海內更始周視列邑議夜在數需歲
羣吏烝烝務精白稱

謝口黃龍四衣

上意大夫居歛五稔百廢具興四解冬當再天
計先期勒石左本將備題名則抵泰按節各
請紀其事不核關之莊子名爲實實而仁者及

汲爲人必先名實三代而下病當世而名不稱
彼其負不令以敗名非夫也然五等尚矣春秋
無名諸侯中都單父之名至於今益顯蓋順風
而呼則易冒松栢而殖則難今之名刺史守相
必以次遷由令而名輒奉徵召故名易立士易
俯惟令爲然顧高第最課不絕書亦旣赫赫名
矣概諸情實或謬不然此之爲名高終亦的然
亡耳是故假名者伯違道以千名者始名勝者
耻過情亟人知而名者薄爲顯爲始爲耻爲薄

尚安事名親彼名敗而人皆見之爲愈下矣抑
紀司黜登天府高第最課何可勝原即有不讐
焉得人人而核之也無若四境一令佐令者丞
簿尉各一人其名氏若揭白日而陳于庭固有
目者所共見有手者所共指也夫上之視下也
蒼蒼耳曾未得其險夷下之視上也下不越乎蒼
蒼然而七政可齊千歲之日致可得苟爲不度
惡能靡其日梏其手哉先王之畏民晷皆是物
也嗟乎戊申而後更九大夫若劉之循史之果

熊之察房之平卽贊其名于庭中敢不蒲伏他
有善者始亦有聞或度而不終或久而浸替三
代之直道具在民間民心合則不譽而榮民心
離則不毀而辱其在籍者可僂指也要以名實
純粹無間始終則自不佞有知惟姚大夫一人
耳二少府民譽往往歸焉能得師矣秦始置
鄣郡歛故麗三天子鄣安得後至也者壹如大
夫其人則豐碑在庭且與大鄣並峙何負五等
識語回齋事之不忘後事者之師也若大夫者

信可師矣幸勿忘

送郡太守蕭公入觀序

漢列郡置守相大率視古諸侯其後相沿迄今
大備郡太守以二千石侯境內無間甲兵錢穀
刑獄悉主之貳以郡司馬職甲兵參以郡司農
職錢穀而司理奉三尺職獄訟之平綱紀相維
故列郡治列郡畢治則海內寧矣其在外服則
方伯司錢穀統吏民監司司刑獄飭戎馬申之
以分部董之以專成儼然四面臨之列郡謹守
而已獨畿內諸郡得專達權不分太守無方伯

監司諸大夫若分部體統益尊矣比及三歲
諸大夫各舉其成而質之太守太守舉諸大夫
之成而質之朝此有虞氏之所以覲諸侯禮至
今不廢

上初受質詔太宰御史大夫舉庶司卓異召見
東朝越三年當再獻質而太守蕭公自新都治
行諸大夫閔公以王事獨勞無繇負羈紱先五
馬將效駕則就下走徵辭以贈僕夫下走避席
曰太守公以入計行非自爲計也蓋舉三歲之

會而獻之

天子之庭諸大夫之所以程功者具是矣下走
請無聞其詳也願概言之於是丁次公滕席
其待罪戎兵司馬之屬也新都四塞以爲固保
界崇山比年伏莽于隣據金穴爲利閭者揭竿
以入吾境覆發躡休間歲出故道三治兵使者
出矣頃復襲衆阻白晝掠羈氏宗所縣則以成
者屬倖車程督自急且乎振往徃告急而新法
愈苛凡此皆吾責也公亟議踐更茂漢際非當

寇再薄境而奪先聲相戒而遁部署鄰閭守望
擊拆相聞議盜當犬辟者必去棄之毒可遠羣
不逞辟易列邑不復以患盜聞乃泠疆事乎使
某庶無得罪司馬者則公以也於某何計邪徐
季公曰某待罪租庸司農之屬也斷都郡山谷
中僅當東吳一大縣緣江以上賦倍它郡甯差
任土養民歲不足以支三月餘月皆待哺米
穀無宿春糧公徧立常平倉往歲饑而不害乃
今歲穰戶下下皆有儲徵租如期無復逋負郡

中百一以末富外視殿殿尚方賦繒三萬七千
緡無所出公不問編戶搜筦庫可出者當之乃
今催科最使某庶無得罪司農者則公以也於
某何計邪舒少公曰某待罪士師廷尉之屬也
郡故多獄獄多留三老患之久矣故踰月獄則
一歲之蓄亡終歲獄則三年之蓄亡此其彘彘
者也藉出不意家乃立亡獄何可留也余邇受
境外之役曾不得少休暇親爰書賴公在郡中
有如雷電明罰折獄片言無留朝以入不終朝

夕以入不越宿使民庶幾無訟而某無得罪於庶民者則公以也於某何計邪下走唯唯曰善乎諸大夫有而不居善則稱長庶幾乎虞廷之揖讓也顧太守公若諸大夫之善爲政夫人皆能言之諸大夫善事太守公而公善諸大夫滋甚則亦夫人皆能言之矣寧詎知交相善者固善政之所由來矣乎古者同國而治諸大夫分職而相諸侯其分則君臣也乃今同郡而治諸大夫分曹而相太守其分則兄弟也制之以君

臣則分定而不相越比之以兄弟則分屬而或相猶故四海可爲兄弟而不令交相爲齟齬則易合戚則易携人情也次公之於太守公也故同籍者也猶兄弟也季公少公之於太守公也故同鄉者也猶兄弟也軋矣顧郡之有太守也猶主器之有長子也當室之有伯兄也此不君而尊者也諸大夫猶之乎支子介弟其容以親軋義乎故諸大夫宗公不啻長子奉公不啻伯兄善矣乃太守公則亦推赤心而望諸大夫之

腹怡怡然弟之圖難則先登遇獲則推轂勿論
已郡故多事往往日力不遑公日出視事事畢
不及日中則帥諸大夫出近郊省耕問俗旣罷
田峻謝老更則相與據便坐出壺殮諸大夫舉
旅行酬遞相勞旅出旅入都人士望之猶鴈行
也豈不綽綽乎令兄弟哉長者易事而長長者
易知政不煩而舉矣故治郡之難非民治之難
也亦非獲上之難也僚友兄弟信且悅爲難此
有由始也兄弟者吾親之所自出也友兄弟而
悅之則尊親也庶官者吾君之所自出也友同
官而信之則尊君也世未有孝而不友恭而不
和者也惟孝友于兄弟則家政興協恭和衷則
國政懋故曰善政之所由來也諸大夫曰善公
行矣國有君子何以贊公嗟乎王陵龔遂爲人
漢所謂長者循吏顧奉詔皆失對卒顧左丞相
而藉王先生有如

上御東朝召計吏進新都太守問錢穀刑獄爲
何捕盜賊幾何太守跪而前其應如響惡在其

不給太守汲汲諸大夫而不忘庶職卒然而問業已燭照而數計之非直其才足多也公行矣藉令召對不假顧諸大夫即下走可當王先生不能從無所贊公矣

寶應縣學田記

國初學諸生額二十一 切廩縣中彼業已治博士家言非代耕無以糊其口食而後教斯教之所由興與其後增附弟子員無慮什倍以上然皆不及廩僅復其身大都士斌斌日益加而廩有制不可越故造士務廣遵祖務共兩者皆是也縣中歲獻士壹以廩先後爲差比及三歲賓興無論廩能者進矣

今天子申飭功令廣厲學官則以廩者不必皆

良程督日至乃今莫不廩廩務先事以當上心
夫廩者不必皆良固也即良矣其餘不必皆無
良不必皆良則食浮於人不必皆無良則人浮
於食將欲稱物平施其無遺慮乎哉夫羣之學
校則同而廩不廩異廩不廩則異而復其身則
同故士旣籍而復其身政以相授廩者之不逮
耳復其身而家給之猶之食於人者也其間肥
磽異地豐凶異歲勤惰異農藉第令無年即廩
者猶將不給勿問其餘矣古之王者家中國而

子兆民凡在夫家猶然務恤其難旣矣則予之
雋也胡爲獨後於細民然則爲之授田以養凶
貞良有司事比歲准河水溢轉徙而東表及廣
陵寶應爲甚歲蠲租發粟曾無及乎嗷嗷

上即位初縣大夫始入境日孳孳開瘼苦畫板
宜輯流亡足里戶程物力繕隄防明年罷民洋
洋焉有起色願諸士之涸猶鮒也安得乎乎而
活之會經牧地近郊故無水患召民開墾歲稅
百緡請以是爲諸士資直沙而未權耳四顧境

內皆水不啻望洋獨八淺田一區若稻浮水上
按籍得罰金百二十請市之歲徵五百釐有奇
儲學舍於是諸貧士來告食受粒焚燹膏婚受
禽當大事者受具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
經歲入有會士享實惠且速視廩者復者爲猶
賢余出淮南所部亟稱縣大夫治行第至則
諸士郊勞因得學田事益詳其言曰邑人不天
艱食久矣諸生閔焉望歲歲益大侵即匏繫學
宮廩猶亡廩也復稱亡復也又焉得食縱有司

不志濡沫安敢徼惠西江之水邪不自意得李
令君授常稔之田以賙不贍自今以往將饗其
賜於無窮請勒石記之庶後事者可師也余方
奉詔歸省亟謝不遑顧諸士之德縣大夫則已
饗其利矣余聞縣大夫長者其政緩催科而急
撫字終不以殿最渝其初彼直以稍食詘而均
之彼直以子之雋而亟保之非樹德以也夫旣
廩稱事羣工且然

高皇帝之廩諸生良以食有功耳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其功足
食也後世波流第靡旅以素餐卒之所養或非
所須焉避科察寶應爲淮海下邑故以符瑞得
名乃今所寶非賢乎宜必有應者近若朱氏後
先照乘蔚爲國華顧塗趣而功不終惜也瘠土
之民勞而義赤地之穫勤而登假令侵於物而
穰於人隋侯和氏出矣爾諸士抱不素餐之義
其在斯乎夫惟士爲有恒心不則凡民等耳諸
士非有待而興者願毋忘縣大夫縣大夫聞而
避席曰來之爲是舉也則官守在苟可以爲諸
士地惡乎不用吾情司馬公先得我心請以是
誓諸士縣大夫舉隆慶五年進士鄆都人

平陽爲壽序

山田明神宗然喜不

不佞從蹇大夫爲司馬郎蓋三十四年徃矣時
都人士目攝諸作者胡爲乎貧俗爲奢高亦是
諸郎務得沉一切諱文事而大夫亦脩古數日
不佞於諸郎中即不佞不敢以道書納私交而
嚮大夫愈甚居有頃大夫以僉事出矣及仲子
達舉進士蓋後大夫舉者有三年仲子繼文
辭斐然稱大夫子壤之亦以僉事出壹如大夫
往大夫出君乘官轎左及諸仲子亦復在之既

丞大夫自身後漢部使者業已爲大夫諫之
予在而戴晚乃今始得平陽嗟乎伊氏相殿
氏相漢皆世持國秉學士至今豔之遊世者
以東楊氏孫氏河南許氏閩中林氏並以父子
顯豈不焯焯乎哉僉事秩下大夫固非焯焯顯
也寧知當世不利大夫又不利大夫子乃余仲
子始進二千石則父子通籍餘四十年何拓落
也余聞古人或以立言參不朽而世祿不與焉
之能言者宜莫如司馬相如楊雄然烏不建

雄而相如之後不顯且蜀之世有位者可俸相
也其間世有文者幾何故虎豹來田相黎猶袖
先折則文爲之祟也然則爲大夫仲子祟者非
文乎即大夫蘊藉深仲子以身下當世士而其
祟固自若也歲十二月壬寅先大夫而者明
年仲春則大夫及耆始會平陽論下仲子皇皇
以簡書行乃辱新都問所以爲大夫若宜人者
者夫大夫父子通籍餘四十年而仲子始進二
千石乃今紆黃金擁朱轂驅而入蜀數馬加於

相如第領郡追程期宜不果在仲子術矣近
治虎祁之宮發姑射之使以安車遊大夫若宜
人于蜀彼且果然而飽家食宜不果來然則若
何而壽之也不佞知大夫習矣獨不敢知宜人
始大夫力脩古絕口不言文及出大夫於秦不
言棄居外即自臬移州大夫不言無罪卒之年
南艾而以老放大夫不言疆即今仲子黃金朱
韞馳蜀道歸里門大夫不必以爲得意即虛虎
祁介姑射亦不必中大夫之驪觀大夫可必宜

介何可壽也沈夫故淑詩禮授君子其
壽遂古之從至事者即父母莊孫遠將與西
詒之矣昔楚侯受命誦以孫孫汝美詩曰入
匪懈汝事言忠之訓也而亦宛然夫
發故其詩曰與與夜寐無寐爾所生
夫夙夜均也無寐寐寐匪懈
子也能事具矣程禮受命不
迨是也請未往得子惠統晚大定
決辭於學堂讀其天非其

行善者必至則與汝推幾之日矣
與夫非徒未善與宜實矣即夫是亦
而與國華人之樂府大夫采陽林有
股賦釋也其民故知義知禮知禮者不
必若若稱良華與經術取高第冷之
出仲子右者哉至則民益直之與
有加無疑也晉故仕國其行部者
守經術故足多不帝季加其排
有無幾也郡多危室並歸
守經術故足多不帝季加其排

與汝相慶也無亦將曰是故
餘饒君子也直賢矣明年
天哥受計召見剡郡之
和是故檢事達其父是故
矣與日神子發於介起居
夫夫問狀不亦檢事我禮
之君子起子是謂成親文
非孝也養也君言之所謂
善哉滿子如此可謂善也

駁上達萍蓬百姓國以除暴並其有
所爲夫夫若宜決書者其能斯乎在
者則不佞在頃聽此耆老則謂行遊
及北改游鴈良母雖善此亦佞歸子
之難不賢於當時無亦斯耶彼寂無
非道母彘以也不佞無能爲事而家
文要以老近於親宜多類者當世
紛紛求多徒庸父母寵靈猶幸得
夫亦爲神子勳驅而伏佚此以老
餘力以待鴈行由此而赴康莊直一舉千里耳
仲子且之郡亦猶乘蜀道而趨河東憑劍閣歷
羊腸旣出函峽左顧中原如砥矣異日仲子爲
大夫若宜人壽者何論良二千石哉仲子再拜
授簡曰古稱同官爲寮明公則達父黨也即達
無足以當父母固將有徵於父黨之言請籍是
言授伯兄達遞以逢掖爲二親壽

徐汀州政績碑

徐使君故爲汀州守以禦寇得民使君旣去汀
汀數被寇汀人士德使君愈甚屬萬光祿廷建
碑之蓋使君去三年光祿移郡司理相後爲廷
固宜得郡政爲詳其後才有五年滿太守民德
在郡使君歷閩藩臬且進監司諸父老政使君
積勞在閩其功用自汀州起會碑亭地相宜其
而新之謂不佞習太守而善使君因介太守以
碑請蓋以不佞從事境內最久宜若于其身

見之乃今歷年滋多論益定矣不佞殆歸于
力謝不遑明年太守旣遷使君亦以止討出境
諸父老固以爲請乃庚爲之碑嘉靖中歷下李
于鱗江東王元美並以論著顯使君及廣陵宗
子相武昌吳明卿畢起庚戌相參而稱五子美
朝士旣負五子奇嚙之甚五子亦各以詩自負
不取苟容即使君温温曾不免於睚眦乎特歷
下江東旣出使君亦補汀州廣陵由執轅系議
閩中武昌左矣朝士笑曰此曹徒以雕蟲末伎

爭自奇乃今以有土行懼不足以當五伯也
奇也歲丁巳使君始入汀州州故無郭附郭而
居者什五六會廣寇蕭五擁萬衆符至男女無
少長爭入城守者亟闔門戒擁門不得入其取
相枕藉死使君下令門勿闔守請以身當之乃
分遣材官偵寇方嚮遠近使君安坐門外令守
者引緹別塗男黨由左女黨由右各循緹入隄
戒屬邑爲備則皆登髀寇薄寧化不得逞夫使
君尋由羊角壩越會稽奔山下使君廢簡士

旌壁古城山寇方圍指揮董珖孫累男女數百
計兵至圍解獲係累者釋之使君度寇勢難
道歸此可襲也遂授策武平令徐浦率伏兵
吳出寇不虞大破之藍屋斬酋長釋脅從使君
卒以爲徐令功獨最徐令時島夷大入薄海紛
紛羣盜穴上杭武平永安界中無所問使君
城三圖據要害就其中立撫民館則以補盜
荆蒞治之無何汀州悉定會使君入謝尋休政
喪郡中浸失本謀復人亂及不佞受事騎鞭君

遺策迄今乃安諸父老又言使君起法家故文
無害卽片言折卻獄止不當人人心其爲政厚
于人倫而宜尊於經術指揮王月以戰死使君
爲之請卹立祠孝子丘文岐以天年終則以公
精精其孤子四時課博士弟子殿最有差殿者
必朴之庭不假貸至爲之解紛調急不啻父師
嘗創寇患亟欲城右郭又以汀水東西來一反
張一直射皆倍形勝亟欲鑿河紆曲中堪輿使
君瀕行謁分巡王僉事涕泣語曰兩者未遑守

之責未塞也願明公筭後來者舉之其後築城則揚太守世芳鑿河則金大守立愛一如使君指夫有文事者其稱述豈不足多粹而以吏事責之懼將不效比疆事急其有武備者幾希使君參五子而被羣猜則其文以也願授之吏事吏事治授之疆事疆事平文武備而民依焉即古良二千石無讓矣時子相方在分部相與來輔著保障功其後邵武得明卿與汀州埒屬丞佞在事則以明卿最聞且梓子相遺書抵元美

爲之序乃今省會祠事子相使君則又屬元美碑之然則爲使君碑真不佞事嗟乎子鱗子相已矣顧其所以爲不朽者存使君駸駸周行方與元美明卿相先後藉使君奇畢見曾何負當世哉昔次翁名損於治郡時則偏長耳惡用經術爲也不佞有弟道貫嘗師于鱗既聞不佞言意喏喏喜且曰昔使君起汝南李先生亦嘗以是盟使君矣乃今諸君子具在庶無負先生子使君者曷行乎子與吳真人潘太守出襄陽則

不佞故郡中士

江漸江先生傳

先生年六十所業已謝方伯歸浙江家食九年
春秋始老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故不問家
任諸子久矣乃今爲可傳也豈家人產哉無亦
事畢於國家論定於鄉黨由今而述之後其斯
信而有徵與余從鄉大夫仕者百餘曹獨先生
於余莫逆而余所嚴事者亦惟先生茲幸從先
生于鄉宜可傳而傳矣江故蕭姓祚齊梁唐廣
明中丞相遵子楨渡江避地遂易江氏家蓋敬

而塞溪南次子鄭居守之因廬爲里國初以樂
寇功稍著其後世懋受耕至先生父贈駕部公
才始用賈起父舉太子叔瓘季珍父淪叔季受
博士詩季即先生也季年七歲日誦數百言即
叔什倍季功恆自以爲不及九歲喪母鄭語在
志中年十六補縣諸生後八年而廩先後凡五
試庚子始與計偕再上甲辰舉進士授高安令
舊令遞敗高安令下車會不歲孳孳務賑恤悉
捐不急微無良境內賴之是歲饑而不害其政

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生業有政一
呼輒至即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誥豪邑中深結
郡守相會誥傭人疾病死誥嗾傭人婦誣誥所
憾者黃約殺人令得誥本謀反坐誥郡守相力
爲誥請卒當之於是邑中稱平無不悅服戊申
徵諸令最者入選首高安而高安就選天官遂
遂吶吶天官意高安必不樂居臺諫則補主客
尚書郎尋奔父喪起官如故已又喪繼母喪畢
謁天官久不除時乘禮部者貨泰州葦相屬也

遂以風土不宜得請改南駕部郡人言駕部下
喬入幽去人情遠矣駕部笑曰吾故茹淡則亦
人人厭之而吾適口且終身亦各適其適而已
會有新令禁所司毋濫給郵符諸有力者抵部
尚書部尚書許諾駕部不可部尚書以爲言駕
部正色曰郎吏小臣奉詔守天子明法公大臣
也柰何自上撓之卒不給會十年一稽尺籍吏
定快船差乃先期具疏關部尚書止之得減船
百而駕部手籍部署一切請託不行仕在懷蘇
至今稱便由駕部出爲信州守首捐歲入公費
千金檄諸屬吏務洗濯自新不者按治毋貸承
豐紀崇以富賈怨適醉人殭屍於道怨者徒屍
崇舍旁且爲蜚語前守受千金脫崇前守置不
問鄭御史按郡獄信州白崇寃御史退語監司
守故少吾黨即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囚富避嫌
信州聞之嘆曰天子遣使者按部中惟此三尺
法耳法不當守何敢輕傅大辟以遠嫌監司默
然其後崇事竟自上清真人張彥頌死

上遣金吾治彥頽喪金吾藉曹子嘗封盛意氣
又阿上旨騷驛百端信州遺詩諷金吾勿吐舊
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辭連信州司隸朱
忠僖不直金吾戒勿奏無何張氏不嗣詔救真
人印綬郡人快之楚酋袁三以粵兵反閩閩撫
歸楚粵分部懼出袁州睨相舍喏三由彭蠡而
西三趨豫章張其佯言依故主胡督府歸浙江
會段御史按饒信州徃告急且曰三必反反必
首禍信州信州屬邑故無城計將安出御史愕

然曰此開府事亟請之信州進曰明公代天子
西巡願就近爲百萬生靈計藉分彼此境內謂
何御史頷之揖信州出亟還郡三已聚黨薄信
州乃陰戒壯士登陴嚴爲備三不敢發則趨玉
山而玉山令故寘寘三遂反信州檄數賊罪無
論我兵若賊黨有能擒斬賊首者予千金賊由
是奔永豐入閩終歲乃潰御史按玉山永豐二
令罪狀不及信州顧目屬信州信州終不往謝
大以爲望則以計吏殿信州而吏部習信州風

寢其奏會有詔御史按疆事復及信州疏下
方信州乃從量移去頃之袁州及御史俱敗
補鄖陽於家尋轉副使治兵饒州已復進浙江
右叅政先是游民聚族採鑛據西安銅山數寇
新都官司莫詰叅政筴便宜四事未及行寇業
已破婺源掠休寧且薄歛境叅政亟請督撫發
兵截寇歸路悉殲之遂乘勝錮銅山散其黨復
請以浙東兵備兼攝徽饒迄今十年亡復曠聚
者叅政力也尋論功賜金幣進江西按察使行

無何轉雲南右布政使會臍病作投劾歸其年
秋轉貴州左布政使乃復投劾吏部寢不行已
而知先生決筴且堅乃許致仕先生始讀禮倡
舉宗治宗祠再歸而祠成乃始治居室董董耳
及今歸老乃就溪上治草堂叔兄民瑩力脩辭
名隱隱起及先生辭出見者率右先生相語曰
即民瑩負前茅終不失爲民堞殿也先生退然
曰珍安敢望叔又安敢贊作者藏名山幸草堂
成第篋其中遺後世耳季年罷屐篋獨誦莊氏

屈氏司馬氏書畢謝雜賓獨散司徒正茂方中
丞弘靜程漢陽金若不佞道昆時見客邇者墻
東拓地五畝闢華黍堂堂下墳者樹瓜蔬衍者
樹秫樹黍客至率取辦羹食酒漿先生有丈夫
子四人孝友無間既授諸子室各異庖自信州
歸吳夫人無恙月命諸子舍供具各七日月終
二日乃出上庖召諸子與俱其後歸自黔中吳
夫人則已廢稅命諸子舍更以月膳獨童男女
監各二人從客至則膳者進羞稍溢則佐以公

糈有上客則諸子羞鄉大夫居家無如先生適
矣先生既歸田里屏冕衣裳即杖屨出游率歲
月一至漸江上見者不復稱方伯第呼浙江先
生云司馬氏曰余安能傳先生即傳矣安足傳
也先生身不滿七尺而屹立若泰山故寡言言
出若括中黃而中命居常擇地而履及其坦坦
自率則委蛇若游龍望之凜然就而親之若承
景含光不見其迹人謂余狂而先生猶也而先
生終不以不羈弃余余始交先生十年攷其行

矣竊自念曰直矣方矣殆難爲徒又十年而獲
其心正直而壹歸于忠厚蓋長者也又十年而
覩其全也退而深惟曰嘻能白能玄能觚能圓
徐不甘疾不苦柔不茹剛不吐庶幾乎大雅君
子哉

今天子方幸太學憲高年不佞道昆竊立傳故
鄉以備惇史

海寧陳處士暨配王氏合墓誌銘

海寧查氏陳氏世爲婚姻其先皆出吾郡及
成陳伯子與郊仲子與相並與許偕偕

常第三大出理河間尋以當室本至

年則舉喪而祔王父乃持查參知所爲王父

狀謁志若銘不佞善河間釋參知謹

志志昔在永樂陳自欽徙海寧處士父

陳子孟處士爲中子各經年俱給

儒術究獨任家業處士故

譚春伯冠嘗部遠賦處世寒微兄有
請行諸崗曹率倚辦之事卒辦益得
能子使佐伯冠處士既婚得聖王氏俱
手割諸弟產子有差處士無後言
作起伯兄遣處士爲縣吏時縣宦友厚
私交處士心薄之而歸語王宅
黨王曰固也君惡用刀筆爲哉第
弟子以經術足君事矣於是處士罷爲
室而耕蓋徒室者三室浸廣室
蘇蘭饒美田宅

諸處士之處士願以然請
豪有急往往從處士出錢居無何
士既又之海上治塩筴業蓋饒而
權攻苦愈甚仲數以豪舉扞文
借交解之故轉太史授室
太史具資斧進三寸金太史
淮陰報處士處士謝曰先生
何報焉及夫史貴終身不
聚族而居世世西屯曰

保義忠勇侯而前將遊處士處士
若等能殺我即死士師不能善不避
惡必皆及走血甘肅伏處士家處士曰
慄而後靡也皆曰我等幸一遇以辱
不能有加適而慙佳傷猶將待處士
笑曰善吾幸而處終不辱重未有
人送給母錢謝罷惡少處士故薄
給母錢謝罷惡少處士故薄給母
羅詩法杜少陵李年益習形無星
固始傳仲有子舉孝廉者趙天
中

漸次中濟皆籍博士處士咕咕自喜竊歎曰往
吾姑力贊吾以經術授弟子乃今壹如婦言於
是處士不問家獨喜結客諸客以善書善詩善
形占星曆至者輒供具盡客驩入言處士故以
此薄縣官今忘之矣處士曰否彼以民力吾以
歲贏彼以納交吾以適志何不可者縣大夫高
處士之義則以鄉射賓之處士匿田間卒謝不
往縣大夫上所部授章服于家處士始一服謝
縣大夫終不再御晚卜兆泮江之曲負坎抱維

語妻子曰後此十年歲月日時皆集癸亥即樹墓封乃公矣癸丑某月辰集于房處士以期示家人當捐館舍乃悉出輝旒篋笥召門內外親分給之戒曰明發不可不蚤來訣質明皆會出婦女于門召孫與郊輿相前執其手命曰吾聞陳在異國八世浸昌吾宗自始遷以及爾曹子先茲八世世世力善宜必昌且吾少弟若諸子先之業有徵矣昌吾後者其在爾曹言終正衣冠而輿距生成化辛亥年七十五云越十年封樹

如期其兆吉先是處士有女歸諸生徐睺女舉女甥年十二矣會烏夷大入從睺出走避之及河鼓聲急女屬甥以目甥先女相繼自沈事聞載郡縣志其後處士二子皆即世獨王母春秋益高人言諸子女先亡視昔盛時門祚異矣傷哉毫也幸自寬母徐徐應曰即不幸諸子女弃柩捲幸諸婦率諸孫曾具在乃今爲孫者七人爲曾孫者十二人食指益集且先夫子言之矣待吾孫而大吾門及河間起家母大喜語家人

曰吾後夫子二十年則諸孫以也乃今可以報
地下遂以良月終其生長處士者二年享年九
十五矣不佞雅游東海其士翩翩吾郡都上游
其士慷慨多奮發處士季年好客則其俗然視
彼波流殆不可同日語矣及其遇諸惡少猶有
個儻之遺風徐氏女若甥亦其烈也卒之泮江
得兆庶幾寤寐不忘故鄉固宜古矣銘曰泮之
陽覽德煌煌來集來翔自天子鄭維以永昌泮
之濱爾農爾賈名立士備昭茲祖武嚮用純嘏
泮之澳君子有淑時鞠時育王母壽穀受茲介
福泮之墳蔚有聞孫邁羽爾騰拾級爾登子曰
有後昆

谿上草堂記

夫釋地而趨祗名礪行則繩墨之在手哉曾史
是已泐泐洋洋自恣巖樓州觀則龍蛇之士乎哉莊
列是已世儒率右曾史而左燕列目之曰天之
放民其爲莊列嚙矢者則又耳曾史而棄莊
胡爲是規規乎彼其天之修民也要之爾者
則俱是也非則俱非也奚少曾史之是莊列之
非耶天游乎有負不羈遊方之外語之無方則
合語之有方則掩耳遊之無客路而上而交主人

亦既灑然異之矣主漢矯矯來箕直也後發于
其無也禍偶乎其獨得也競競乎其重發也魁
手與若岸也凜乎其若秋也曾爲狂長爲循宜
不相謀主人視舉世若昏被顧由由然與天共
子偕若適越而釋章甫天游乎憚莊由若若若
及其就主人也若登車而聞鑾和不可而更不
然而然於是乎忘是非矣由天皇皇在事若若
興作省遊觀春秋始耆業已諳老乃營草堂
上逍遙以託餘年其言曰吾故倦遊今幸得謝

又幸而考閒居之室吾將與天游子落之草堂
去居第五十步而遙不杖可至戶西北爲徑徑
廣一軌可容安車徑窮而東出爲堂堂廣不及
四筵其深可容函丈堂之背南鄉爲藏書室五
達容書五車其上爲樓居視扶搖而上九萬里
室南端樹花木其南爲垣垣外畫爲一方近西
爲沼沼上樹美箭若嘉樹其中樹夫容東一方
爲蔬畦主人茹淡於此取給此其大氏也天游
子曰嘻始吾與主人交吾竊多其有守矣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主人近之守勿論也又十年而
主人老矣更言曰吾以疾自廢凡謔賓客之事
不與焉乃今季年考槃具在與我樂此者其惟
二三大夫于是得舍于其隣舍視草堂差廣正
人自命其堂曰華黍蓋將以明農事而兼豐年
堂後爲室五楹將以宿客墻東藝良麻書齋脩
無草堂而廣倍之爲期召二五大夫坐爲旬日
布衣之飲天游子曰嘻始吾以槃樂而張主人
猶食舊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主人近之化勿論

矣客曰竊聞曾史好脩莊列任放士已脩則苦
節已放則敗名顧用世者不病脩而遺世者不
病放亦各以其時行耳主人祀曾史而釋莊列
其斯爲善始善終乎舉其全矣天游子曰固也
在禮大夫稱老則休之國事則致之君家事則
傳之子致則人其代之矣人豈不足君所乎即
使堯舜而爲可傳猶不能必之子國雖可致家
之謂何邑中二三大夫範馳驅如出一轍及
夫路車不思所稅駕哉要以乎翼不齊乎

待雖有餘亦安得洋洋也者而樂之主人亦才
子四人嗣服無缺佚之以老厥有安居此非人
所能爲皆天也客曰吾子誦法莊列述將薄西
極而徙南溟乃今得弛肩擔視主人蚤矣退求
一室三歲不成湫隘與居擁腫與役吾不知其
可也又奚以御風氣而天遊天遊子曰嘻吾故
汗漫無家其涉世者非矣乃今不爲世用吾寧
折節而守常且若在吾不得而有吾身現在吾
不得而有吾子其斯天帝之懸未解吾將自立

予張弛之間諸大夫善其言屬言焉氏爲之記
諸大夫名氏載江漸江先生傳中